

文化新视野丛书

文化分析

〔美〕R·沃斯诺尔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分析



文化分析

〔美〕R.沃斯诺尔 J.D.亨特 A.伯格森 E.库兹维尔
李卫民 闻则思 译 周昌忠 校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化新视野丛书·

文化分析

R. 沃斯诺尔 等著

李卫民 闻则思 译

周昌忠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8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

ISBN 7-208-00379-3/G·45

定价 5.70元

在全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澳大利亚教师 G. M. Millar 先生的热忱帮助；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二年级学生万惊雷同志对本书最后一章的完稿给予了特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7 年 11 月

CULTURAL ANALYSIS

by

Robert Wuthnow

James Davison Hunter

Albert Bergesen

Edith Kurzweil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1984

目 次

1 引言.....1

限制性假设3

四种文化观点8

彼得·伯格与现象学9

玛丽·道格拉斯与文化人类学.....12

米歇尔·福柯与结构主义.....14

于尔根·哈贝马斯与批判理论.....17

澄清与比较.....20

2 彼得·伯格的现象学24

理智假设.....26

实在结构.....27

现象学与社会科学.....32

伯格的文化观点.....38

基础.....39

文化的社会结构.....45

合法问题.....55

【2】目 录

文化与社会变化·····	61
现代文化的特点·····	62
宗教的特例·····	67
现代与自我·····	71
现代的局限·····	75
结论·····	79

3 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人类学·····85

理智假设·····	87
杜尔克姆的遗产·····	88
结构主义·····	91
道格拉斯的文化观点·····	93
污染与道德秩序·····	94
环境污染·····	103
符号边界与边际情境·····	108
边际危险：拂晓与黄昏·····	111
作为仪式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的仪式·····	115
餐的解码·····	125
文化与社会变化·····	129
现代文化中的商品·····	129
群体与格子·····	134
现代与宗教·····	144
结论·····	147

4 米歇尔·福柯的新结构主义·····149

理智假设	151
从存在现象学到结构主义	151
结构主义的遗产	154
福柯的文化观点	158
癫狂与医学	159
知识考古学	166
朝向专注于权力	171
文化与社会变化	173
人文科学的进化	174
监禁的进化	182
压抑的进化	191
结论	197

5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202

理智假设	203
古典遗产	203
结构语言学	208
批判理论	210
哈贝马斯的文化观点	217
意义与语言	217
修正的观点	222
文化的内在化	225
文化与社会结构	229
文化与社会变化	237
文化的进化	237

【4】目 录

合法问题	243
意识形态的批判	249
宗教的进化	256
结论	260

6 一个新兴的构架.....268

主观性问题	270
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276
实证主义问题	286
文化分析	289

附 录295

参考文献	295
英汉人名对照	306
英汉术语对照	309

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的理论、方法和调查研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发展,而文化研究却进展甚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的重大理论建设以及大部分经验研究往往无视文化的因素。由帕森斯提出的结构功能观点,把文化视同自主的行动体系,但在鼓励人们对这一体系作研究上收效甚微。符号相互作用论表面上关注符号和意义,但它主要围绕微观环境中的个人知觉而不是文化自身的宏观模式展开。尽管社会心理学的其他观点注重研究信念和态度之类的文化现象,但它们同样只抓住个人心理,而没有致力于对文化调查作理论探究。在各个实质性领域里,情形大致如此。社会运动的研究日益走向不再重视挑战性群体的目标和受挫

或者使其符号合理化，转而考察集体行为借以可能出现的手段。一句话，物质构件取代了思想和感情。在正式机构领域中，研究对象已经从规范和目标转向市场和环境的选择合理性；同时，对地位获得的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最普遍的论题之一，它几乎完全研究代际和代内传递的形式模型，即使令人啼笑皆非，职业声望也成了文化分析的一个明显的候补对象。人际联系和交换是社会网络研究的焦点。即便在社会心理学中，“文化和个人”的关系在形式上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现在研究的重点也不在于文化的影响方面，而在于生活事件、发展阶段、供应网络和社会作用方面。总之，可以不无夸张地说，社会科学已濒临完全拒绝把文化作为探索领域的危险边缘。

只要各种可能的方法和理论可以不诉诸文化观念而获得，上述这一切就无人问津。然而事实表明，否认文化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就寸步难行。尽管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历来断定意识形态的存在，新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与这种地位的合法性假设（当然是文化诸方面）有关的问题。社会运动利用符号和仪式，这些符号和仪式被赋予公共定义和历史意义，因而成为文化世界的虚构。正式机构极力维持雇员和客户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些机构的行为又深受其他机构思想和信息的影响。事实上，地位现在仍然是协商或夸示的产物，这远比说明地位怎样获得的数学模型更有意义。只有行动者能相互公开或随便地传递信息，畅谈各自的相对地位和动机，才存在网络。没有作为符号的姿态和反映的居间作用，生活事

件、感情和自我的其他方面就不可能结合成为人格的各个构成方面。

这些例子不仅显示了文化因素渗透于社会方面的众多领域和方式,而且也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化,究竟如何给文化下定义。就目前的意向而言,文化可以暂时定义为符号之表现人类行为的方面,这定义十分宽泛,足以考虑到口语、姿态、仪式行为、意识形态、宗教以及一般和文化这个术语相关联的哲学体系。这样对文化下定义,有它特殊的好处。这一点可以从以后章节中明白。

然而,还需明白,究竟怎样给文化下定义,究竟应该强调文化的哪些方面,文化理论家们仍莫衷一是。这一事实反映了文化研究进展甚微。撇开几个例外不谈,文化研究领域现在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其重要性还有所争议,但明摆着的是,应该努力促进文化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几乎一直付诸东流。

限制性假设

为什么文化研究难以取得进展?有些人认为,答案是直截了当的。不久以前,社会科学家根据这个解释发现,文化在人类事务中实际上影响相当小。因此,他们不再竭力去从事文化的研究。他们从态度和情感的狭小领域转向收入不平等、失业、出生率、群体动态和犯罪之类比较冷峻的社会生活事实。另外一些人认为,无论文化组成

的要素——情绪、情感和价值——多么重要，如果不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那是不可能加以研究的。因为这些现象难以操作化，也难以量度。而且，谁想试图这样做，就总是要受到批评。这些批评者认为，在文化领域中充其量只能作丰富的、个人的移情描写。另一方面，那些依赖移情描写的人是不可能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相比的，后者经常对正式命题作严格检验。

然而，这些仅反映了关于文化的惯常见解，它们对问题的阐明没有多大作用，同时它们也反映了那些阻碍文化研究发展的假设。因此，一开始必须揭穿这些限制性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文化主要由思想、情绪、情感、信仰和价值构成。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常见观点。文化是撇开一切形式可以观察到的人类行为之后留下的剩余领域。它们是内在的、看不见的人类思想生活，或者作为个人，或者在某种难以想象的集体意义上说作为“集体目的”、“共同价值”和“主观际实在”的概念。然而，人们的实际所作所为、人们建立的制度和人们所从事的金钱和权力的有形交换都不属于文化。

这种文化观点逐渐演变发展，并一直根据古典社会理论著作的选读加以辩护，及至现在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普遍流行的假设。从根本上说，它植根于众所周知的柏拉图心身二元论，不过，它沾染上现代理论研究的矫揉造作。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它似乎脱离了生产手段和社会关系这两个构成社会“基础结构”的更为客观

和重要的因素。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被继承下来了。另外一个断定文化重要性的反论据则出自韦伯。可是按照韦伯的观点,文化虽然是“伦理”和“精神”的东西,但仍区别于包括社会阶层、国家和科技的具体社会秩序。从杜尔克姆开始,这种概念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文化是一组共有的信念(特别是在Guy.斯旺森那样注释者的著作中),这些信念常常被引入上帝和其他神秘力量的歧途,然而在现实中这些信念只是社会中构形的反映。人们从柏森斯那里学会了分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前者似乎不过由社会科学家有关集体价值的主张所构成,后者则表示人类互动的实际领域。按照社会心理的惯常说明,精神和情感素质聚集的“态度”世界是和行为世界相分离的。

这一点十分明显。在对文化所作的典型的社会科学讨论中,人类世界分成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思想与知觉两个部分。文化部分被定义为最变化不定、最自由、最难观察的非行为范畴。既然如此定义文化,也就难怪社会科学家觉得文化分析难以发展。

第二个限制性假设与此密切相关。如果文化不是行为而是思想和感情,那么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显然是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因此,就要研究如何把主观知觉与客观环境、态度与行为、舆论与选举、意识形态与革命、阶级意识与阶级、异化与不平等等等关联起来。然而,这些研究的焦点不是理解文化,而实质上是用解释把文化搪塞过去。为了建立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不要去用不可观

察的文化素质来解释人类行动者的可观察活动。作这样研究的企图,在确定稳定关系时会令人失望。相反,证明可观察行为的模式是观念的真正源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楚,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假设,认为只有把文化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文化。这是还原论。社会科学家不是把文化看成一种自主的有趣现象,而把文化还原到某个别的层次。人们不是试图理解宗教,而把宗教解释为社会阶级差异所致。人们不是探讨意识形态的内在特征,而是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中去寻它的根。正如人们把人类行为还原到化学冲动功能一样,这种方法就某些目的而言是有其价值的。然而就社会结构而言,由于忽略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社会科学家一般都拒绝这种尝试,他们对待文化一直不太认真。

只有个人才有文化的假设,也限制了文化分析。这种假设是还原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就某个层次来说,把文化局限于个人是有意义的。如果文化的确只不过是思想和感情,那么,当然唯有个人能够思想和感觉。然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只是由于屏弃了这种假设才取得进步。杜尔克姆对自杀率变化所作的经典研究之所以可信,就是因为他认为,撇开个人行为不谈,这些自杀率本身就很有意思。马克思也是如此。对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研究,表明了某些连个人也无法知道、无法控制的重要东西。

文化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相提并论，使文化研究受到两个重要方面的限制，即它在范围上的限制和它重点研究的问题常集中于一个局限的问题。其中范围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说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个人的表征，那么，研究的逻辑过程就是探讨个人的主观意识：发现他们想什么，感觉什么；总之，是研究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如果有人想要搞透这个问题，那这当然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的观点可以和另一个人迥然不同。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没有把握住制度、阶级、组织和社会运动等社会生活更为广阔的方面。如果文化的确是这些方面的一部分，那么，它只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之中。另一个问题——集中于一个局限的问题——也一直是限制性的问题。如果人们确实研究了文化之中的模式，那么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一致性规定的：逻辑上相容的态度在人们的心灵中真的彼此和谐吗？不过，一致与不一致只能归诸个人。只有当文化被视为个人的性质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似乎甚至个人就能抵挡不一致的态度。例如，尽管有用调查方法和定量分析才得以进行的一切研究，但是人们对文化模式还是不甚了了。

这些论证旨在说明，文化分析所以被阻碍，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未能充分说明可检验的命题，也不在于没有运用严格的方法，而在于作了关于文化自身本质的较为深刻的假设。这些假设把文化放到个人的主观思想和感情的领域中去，它们不是想辨识文化自身要素之中的系统模式，而是企图把个人的主观思想和感情敷衍解释过去。

如果这样定义，那就无怪乎文化至今很不为人理解，若不说根本被误解的话。

在推进文化分析以前，首先需要从根本上对有关文化的种种前提重新作充分说明。它的定义、它的主要成分和指标、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它的变化方式等似乎都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开始，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目前已做的工作基本上还只触及社会科学的皮毛，而且相当多地借助于其他传统。迄今为止，这些新兴的方法还没有得到充分理解，也未受到批判考察。

四种文化观点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人们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四种方式研究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科学的主流之外，主要面向意义、符号、语言和话语的领域。每一种方式都植根于深刻的哲学传统，这些传统本身都各个迥异，但与当代社会科学的所谓“实证主义”传统有密切联系。居首的、可能最广为人们所知的是现象学；其次是文化人类学；第三是结构主义；第四是批判理论。

这些方法大部分源自欧洲，因此，美国读者对这些学说相对说来不甚了解。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是在近十年中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兴趣也不断增长（有些人甚至说几